



最熟悉的陌生人

蘇懿禎（繪本閱讀推廣人）

《媽媽的畫像》帶點懸疑風格，一開始設定了兩個不同的角色，左邊是「我在幫媽媽畫畫像」，所以可以看出「我」就是繪者本人，彼此之間是母女的關係；但右邊是「某個人正在幫美英畫畫像」，這個「某人」和「美英」到底是誰？「某人」和「美英」彼此之間的關係為何？下一頁「在熟悉的媽媽樣貌中，有著陌生的美英身影。」這句話或許就暗示著「媽媽＝美英」，我個人覺得這樣的暗示有點太過明顯！不過這句話裡的強烈對比「熟悉」vs.「陌生」，又給讀者帶來一個疑問，既然美英是媽媽的話，為何會「陌生」呢？

因為作者所認識的媽媽，和美英的個性大為不同，彷彿不是同一個人。文字到了「媽媽為我會畫畫感到驕傲，但美英不喜歡我畫的畫像。」出現了轉折，左邊的頁面中還停留在一開頭草稿的階段，但是媽媽替她感到驕傲；右邊的美英想要拿下來的畫像就是左邊媽媽的模樣，這裡就再次應證了「媽媽＝美英」。轉折後進入了高潮：媽媽只有在夢中去旅行，但美英卻實際行動了！還去畫了一張她很滿意的畫像回來，在國外，美英做了很多符合她個性的事。

作者在圖畫中不斷給予暗示，藉由女兒幫媽媽畫畫像，左右兩頁的對照，描繪出「媽媽形象」與「自我認知」兩個迥異的角色。我想這是一本媽媽看了會心有戚戚焉的書，雖然是同一個人，卻同時扮演著「媽媽」與「自我」的身分，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媽媽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樣子，但實際上並不一定如此。當兩個身分出現拉扯時，哪一個會占上風呢？

本書的圖文關係也相當值得玩味，左頁的妈妈都是暗色調，右邊的美英非常明亮，甚至連畫框都是粉紅色。左右兩頁的圖畫之間都有其關連性，像是左邊媽媽在塗脣膏，桌上的紙巾蓋滿了脣印，同時脣印也化為右頁具象的「燈光」及抽象的「熱情」；左頁媽媽吃魚頭時，餐桌上擺著鴨子碗，變成右頁美英搭的鴨子船。在出國旅行的這個跨頁最為強烈，媽媽的畫像放在桌上，窗外有飛機，但是粉紅色行李箱收納在縫隙之中，右頁畫像空了，飛機飛進了窗戶，美英拖著行李箱跨出了框線。美英到了巴黎的畫面中，她跳舞、在高處等人送花、坐著喝茶、讓人畫畫像，仔細看的話，還可以發現右上方的河中有一條大魚，都是前面所提到美英真正的個性或想做的事！

第一次看這本書的時候，其實內心有些震撼。原來媽媽也會不想扮演家的角色，隨時可能會為了尋找自己想要的東西而離開。有趣的是，當我看法文繪本時就不會有這樣的「驚嚇」，但在傳統東方的家庭觀裡，媽媽的角色似乎有更多的束縛。我覺得這是一本適合各年齡層女性閱讀的一本書，還沒有當媽媽的可以透過這本書去認識媽媽當媽媽之前的另一面，當了媽媽的人看了可以回想起自己在當上「媽媽」前的自己。不管是何者，這本書都值得你細細品味。

媽媽的畫像

作、繪者／劉智娟 譯者／蘇懿禎



煮飯、洗衣服、打掃……為了家人而存在的人，媽媽。
但是，這真的是媽媽所有的樣貌嗎？
藏在媽媽心中的美英，真實的樣貌又是什麼呢？



只要呼喚就能感到心中一陣溫暖的名字：媽媽；只要想到就讓人感到安心的人：媽媽。媽媽是所有人最初寄宿的家，也是出生在這世界上第一個遇到的人。不管是誰，媽媽都是讓子女可以隨時回來的避風港，不管在哪，都是守護著子女的燈塔。換句話說，媽媽一直都是我們尋求依靠及安慰的對象，給予所有我們需要的，對我們無私奉獻的支持者。

但是這個無止盡施予的神話是從何開始？作為我們渴求安慰的對象，但卻希望遠離的個體，在得到固定名字「媽媽」之前的女性又到哪裡去了呢？

很遺憾的，這個無止盡施予的神話就是從個體的犧牲開始的。所有的「媽媽」都放棄「女性」的身分，剩下的只有拋下夢想、欲望與自我的背影。我們想要的、想看的、感受到的也一直都是媽媽的背影。在某個瞬間，我們得以窺見媽媽內在隱藏著「某人」的真實模樣，但令人哀傷的，這對我們來說卻是陌生的。不過，這種陌生感是正常的嗎？

一直以來都只將媽媽視為「媽媽」的孩子，有一天意外發現媽媽的另一個自我「美英」，因而感受到的陌生感是否正常？本書描寫的就是面對這些疑問並去尋找答案的過程。

作品中說話的「我」，也就是畫圖的人，雖然我畫下了媽媽的畫像，但我畫的畫像是我平日熟悉的媽媽樣貌。大紅色的脣膏沉澱於乾裂的脣縫間、為了掩蓋歲月的燙髮、為了被某些事情壓得喘不過氣而祈禱、支撐著她扁平臀部的那雙粗糙不平的腳、為了照料家中其他人而飽經風霜的手……但是在媽媽的內在，卻有一個到文化中心學拉丁舞、認真收集各式各樣不常戴的帽子、週末到教會敬拜團中大聲歌頌讚美主之後優雅的逛街購物、站在鏡子前一身光鮮亮麗的美英。其實我是知道的，但是這樣的美英對我來說卻相當陌生。

於是，我開始思考。這種陌生感的根源到底從何而生？我試著去想像摸索。或許在我認識的媽媽背後，存在著我完全無法想像的「美英」吧。平常躺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睡著的媽媽，看起來雖然無趣，但如果真的理解了，說不定美英是個會和童話主角對話的有趣的人？把魚身讓給家人、說魚頭好吃的媽媽，而美英可能是跟加勒比海老人一樣無所畏懼的探險家。媽媽像舊衣上的花朵般不服輸的支持我們，但美英或許會為了尋找花朵而離開。媽媽



是能讓我們不論何時都能回去的避風港，但美英是不是不想再扮演家的角色……？

思考到這裡，我想我已經知道了。我明白了雖然我很會畫畫，但媽媽不喜歡我畫的畫像的心情，以及美英突然打包行李出發到遙遠異地旅行，讓一個陌生國度的畫家畫畫像的心情了。

就這樣，媽媽有了兩張畫像。那張畫像放在媽媽陳舊的櫃子上，和我畫的畫像擺在一起。話說回來，美英並沒有否定我畫的「媽媽」。或許從一開始她就沒有否定，媽媽只是想要尋找那失去的「美英」而已。看著這兩幅畫像，現在我已經知道那股陌生感的根源從何而來了。那是因為我否定了媽媽另一面的「美英」，只為了我自己的欲望、我的夢想及自我，所以這種陌生感並非正常，我必須認同「美英」的存在，就像美英認同我畫的媽媽一樣。因此，這兩張畫像以另一種新的方式進入我的心中：雖然兩張畫像彼此不同，但都是我唯一的母親「美英」的模樣。現在該是結束犧牲及施予的神話，書寫認同與愛的故事的時候了。

作者的話

念美術大學期間，我在尋找展覽的題材時，興起了畫媽媽的念頭。當時使用的材料和過往不同，也採用了新的技法，我自認畫出了滿意的媽媽畫像。但出乎意料的，媽媽的反應不如預期。數個月之後，媽媽在旅行地畫了新的畫像，甚至還拿去裱框。我畫的畫像就被擱置在倉庫的角落裡。

幾年之後，我粗淺的體認到媽媽在當媽媽之前是獨立的自我、以「女性」的身分存在，因此也得到了媽媽為什麼討厭我畫的畫像的答案。這兩幅畫像的事情就這樣一直停留在我心中。

數年後，我結了婚，忙碌於家事生活之中，才開始一點一滴的體認到媽媽的辛苦與犧牲是多麼珍貴。有一天我回娘家時，發現媽媽把我畫的畫像拿出來掛在牆上。看到之後我又再次提出疑問，並不是問媽媽為何討厭我畫的畫像，而是問她為什麼想要一張新的。

對於媽媽，我還是有個很多不理解的地方，或許我這一輩子都無法理解。但是，我想把這本書當作送給媽媽的禮物，也就是現在再次畫的媽媽的畫像。我不知道媽媽是否會喜歡新的畫像，因為我的媽媽美英「無法預測」。

